

戚少保年譜耆編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

問嗣祚國彙纂

緄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參較

萬秭八年庚辰家嚴五十三歲

春二月築蓮心館聘山人郭造卿修燕誌

其館製除中道爲門路至堂兩墀則環水爲池夾
抱其堂而有橋可渡堂後亭池幽然清境可消煩
暑其中荷香馥郁池館生涼居然瀟灑物外可以

卻世慮而絕塵想也此後則虛室深院可居中署
則爲景堂以崇祀神像雖藉苞流之成勢而實邊
圉之勝概也乃處山人於其中享以千金爲修誌
計山人第攜金歸而誌終弗就也

三月同監兵翟大夫游潮河因憶度支韋使君有賦
時維暮春旣望泉伯翟大夫監兵至古北飲家嚴
於威遠樓再鼓楫潮河艤中流而四顧新堞百里
枕夷夏之交鋒燧不舉夕陽倒景臺堽如畫楊柳
夾岸清漪照人因憶度支韋使君遂賦詩以紀之
開門日款五單于三輔金湯版牘餘綱紀大夫紆

帷算風流使者急儲輸雲開碧藻漁金鯉風散青
烟破紫榆自是聖人在中國梯航萬古頌唐虞
夏四月議修石門塞城設礮牆重門大礮製自犯鋼
輪火

沿邊臺牆之下擇其平廣虜可集處掘地埋石礮
二於內中置一木匣各礮之信總貫於匣中而匣底
叢以火藥中藏鋼輪兼置火石於傍而伏於地上
虜馬躡其機則鋼輪動轉火從匣中出諸礮並舉
虜不知其所自

秋七月誓將

具官某等謹昭告於武安王關壯繆公之神曰某
叨冒寵恩謬爲一鎮主將今十三年矣爰殫精力
至於胼手胝足勞心焦思積有歲月其修守戰禦
之備似已稍周但虜情變於旦夕兵形殊於後先
或因事具制或隨敵應機兵法有若轉圜某固愚
昧每推誠心布公道廣忠益深自勗勵而未能苟
可有濟於戰守安敢必自其已出況將士有功莫
非某之尺寸所以清時寵賚往往獨膺曰謀報稱
寤寐殆弗能置也今以征剿之策言中間或盡善
而未盡美或升堂而未入室或尙滯礙而罔便利

茲集全鎮將領以及士伍之眾虛心詢訪凡有見
合機宜足裨時用者本府願奉之高臺率諸將領
羅拜盡以本府所蓄橐裝舉而貽之連日博採所
長至於再三似無遺策眾亦莫不稱可誓當同心
竭力再無後議本府對舉筆一書擬通行改正遵
守矣目今諸將領會畢散回惟有實心奉行急求
入彀而已又何誓爲緣薊門習俗人各一心或取
悅而獻諛或面從而腹誹或旣已陳議稱善而外
又向人否否此類不一蓋預爲不利之基以藉他
日之口倘有此徒必害成效夫人心不同有如其

面定此大計難以輒信謹率眾盟心共誓於明神
之前惟神生而思義震懼人寰歿而神明充塞天
地戎行情恃允擅其恩徵此隱憂能不憤惋伏乞
明神特賜矜察俯爲疆圉遠圖自今日同心同口
定擬軍機之後如有面既是而背非口已諾而心
違別倡異端冀爲後路及不極力奉行若天災人
禍一時並至以伸顯報以著神威又近日將領或
營別窟或懷二心不愛恤軍力不撫念軍貧或屢
禁而肆科索或虛冒而充餉緣又先爲叮囑大小
將領及管軍人員須憐貧勞軍士休息時日無多

不許濫行差擾已經節次申飭恐未峻前習乃求
於神惟神鑒之

九月誓師

具官某率三協副總兵暨標下并各路參遊都司
守備以及中軍千百總旗總等敢告於司慎司盟
之神曰惟茲醜虜匪茹嘯聚於東行將侵我邊境
爲中國患爲吾民憂逮夫屬夷世靡養每導虜
入寇揆之天地鬼神之神德必不容食我民之食者
而虔劉我民也某叨承欽命練戎守土十餘禩於
茲矣伏念荷國寵恩謬爲主帥以禦虜爲職死綏

爲分茲虜合眾入犯古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固非黷武也必不至効昔年舊套畏首畏尾幸守無事而不宣力角虜其未過邊也及已過也與入犯也除固守之外務奏懸馘之功以遂昂已有年之志勢當用眾堂堂正正以短刃相接但用眾在於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必先之以誓告陰藉神威陽秉國法今與諸偏裨議各爲牘自一卒而上有差兵保隊長隊長保旗總旗總保百總百總保把總把總保千總千總保偏裨偏裨保主將務如手足之捍頭目臨陣共奮用命相護又自主將以

下約無違令避艱務要任事凡我官軍臨陣衝鋒
者只管戮砍殺向前去死虜馬匹并首級聽本鎮
另定一番人役專行收割戰畢本鎮親自照練兵
條約分與官兵要報紀錄功者兌與功賞票帖卽
准紀錄萬萬不許割取首級收拏虜馬虜貲派到
割級收馬收貲之人亦不許私隱有遮縮不奮勇
向前不遵號令及爭取首級馬匹財物者參遊甘
聽主將斬首千總把總甘聽參遊斬首百總旗隊
聽把總斬首旗隊總以下一體嚴刑督責嗚呼履
戒嚴之秋申告誓之懇勢弗容已義實休關務期

庫八行年譜 卷一
協力同心以報朝廷以不負此生委畀則竹見褒
錄寵錫有加神聿相之懋有後祉倘仍蹈故轍各
懷異念冀免鋒鏑斂跡旁觀復犯誓內所禁等事
必使災禍並作章其顯罰庶幾後來之人有所懲
勸惟神操衡在天食報於國願垂昭鑒無薄我言
冬十二月除夕度歲有懷賦詩

南北征途莫問年豪雄意氣每翩翩人情到老方
知味世態無端尙有天蕉夢甫殘仍澤國梁炊未
熟已桑田邊書不至昏鐘起獨抱丹忱付篆烟稜
撐餘骨不勝裘一任霜花點白頭日日衰容隨病

改年年旅況付愁收笙歌天上方辭臘士馬行間
正佩鉤春至九重多雨露敢辭膏血灑駒駟

萬曆九年辛巳家嚴五十四歲

春二月

先是總督梁公爲修完緊要邊工題稱總理戚某
規模宏大籌畫詳明創議修臺復議修牆皆重鎮
守禦之上策斬山建城跨河建橋乃古來未有之
奇功窮巔絕險尺土皆親量度盛暑祈寒往來備
極勞辛卓哉大計更任怨以成功偉矣殊勲真委
身而衛國上特遣兵部郎中費堯年同巡按劉先

國勘得自六年至八年秋防止三年內修築古北
各路緊要邊牆增修敵臺及創建潮河大橋俱高
堅壯麗完固如式疏稱總理戚某忠矢天日巧出
心思臺牆之設依然天險創自今不朽之績長橋
之制若有神謀收古來未有之功任勞任怨以成
功忘身忘家而報國總理已逾十年敘勞當列首
選是月部覆戚某忠勤夙著勞怨不辭功多倡義
事出苦心尤當重敘疏上上謂此工與尋常邊工
不同戚某廕一子錦衣衛百戶還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

夏四月同劉憲副方山人遊唐氏山庄

臥松陰下賦云青山來朔漠綠樹雜西臯殘醉驅
炎色新城倚暮濤臥便松影密興對野人豪圖復
悲歧路蕭疎感二毛

五月

總督梁公爲舉薦專閫大將以重邊防事疏稱總
理戚某委身許國多算籌邊任安危之重鎮訓練
南北強兵歷艱苦已萬端修築金湯天險禦虜不
敢長馳郊圻久晏援遼茂有奇績關塞生威論其
保障邊境之勲當居斬馘封爵之列誠三朝之勁

節乃一代之功臣部覆威某成十餘年戰守之功
任數千里干城之寄委宜被格加恩久任是月再
募土著三千人復建車後營駐灤陽繕營房千餘
間重建遵化城

秋七月同劉使君方王二山人同登楊木頂邊樓條
雨氣作冷虹霓突出乃分韻賦詩

誰起樓臺接帝閭萬山迴合五雲屯因看短劍開
塵匣化作長虹護塞垣小隊旌旗空外轉層巒刁
斗日邊繁居然爽氣來杯酒避暑無論河朔樽歲
月堪嗟胼胝深與君此日重登臨曾知往事惟衰

髣髴莫話新愁但赤心已覺
蟬嘶天尺五都忘側足
地千尋神工更欲增奇絕
蟬螻雙飛抱碧岑

萬曆十年壬午家嚴五十五歲

夏四月同郭上舍陳王錢氏昆仲四孝廉遊鐵冶湯
泉湖有賦

百里青山夾道花柳迷幽谷有人家望連野色堪
邀月坐漱清溪可當茶傍水桃源仙地近隔林漁
火世途賒披襟今夕同君醉愁絕何年泛海楂

秋七月經翠峰寺屋中古碑涵射山影因賦詩紀之
時夏李二將軍暨錢中權從

白髮年來老更狂
愛尋幽僻到僧房
精磨古石見山影
浸抱尼珠弄月光
早爲炎蒸休戰馬
那知秋色動清商
翠微若有徘徊分
早謝丹書禮法王

八月誓文

具官某於是月調到十二路防守臺空千把百總
幾二千員名調委某官某某以司考校事某今率
若輩俱集神前而誓之曰若輩萬里赴義匏繫邊
臺經年苦守其爲艱辛甚矣二千里之邊垣盡以
付之自戍守無烽火之警而邦畿獲衽席之安其
爲功勞厚矣中間乃心職役靡盬王事者固多而

敗類貪殘怠事不肖者亦非少也今當殿最賞罰之期實爲人心奮起之會但若輩善於鑽刺夤緣急於虛誇竊冒誠爲可恨曾誓於神刊布通衢有日矣茲若聽信囑書枉抑勞効則某之罪也某等奉委考較率爲井里鄉人分當從公評品雖至親至鄰難以私庇若不同心詢訪考較不公護庇所私因而報恨罪在各官今某執衡於上各官奉公於下如千把百總等虛捏功勞昧心要越有所求托希圖超冒者定械其人於誓詞下仍望明神降與惡報惟其畏心難濟故敢仰煩神聽

九月著止止堂集書成

冬十月

閱視都給事周邦傑題爲虜衆內附邊政大修以
永保治安事部覆奉旨該鎮修舉邊務勞績可嘉
戚某先廕伊男百戶准與世襲還賞銀三十兩紬
絲二表裏

議覆刑科給事中牛惟炳具題申明將權疏

該本科題兵部覆議移咨南北邊腹但有官軍去
處督撫衙門各從長查議要見全鎮兵馬總督標
下幾枝巡撫標下幾枝總兵官標下幾枝是否通

聽總兵官訓練有無別項掣肘其巡撫旗牌親兵
應留若干人歸中軍統領不必立有營名一則可
免臨時摘撥煩擾誤事一則可免以將官而制巡
撫之嫌餘兵悉發各營聽總兵官訓練至於總督
重臣旗鼓親兵亦要計處明白已釐正者不必紛
更未釐正者卽行釐正事完有督臣去處督臣類
奏無督臣去處撫臣會同總兵官具奏疏內務要
簡當以憑覆議上請爲照該科條陳深得邊弊情
狀但薊鎮切近京師議論雖繁掣肘雖多自隆萬
以來節經督撫臣經理前弊俱無除巡撫裁併於

軍門標下兵馬俱歸營伍各照原駐地方外軍門
只有奇兵一營不及千餘以上俱聽總兵操練三
兵備道俱無私立親兵各駐劄地方雖有城操軍
馬俱屬守備管領捕盜守城法紀森嚴實在遵守
但恃玩之弊醞於名稱何也凡屬標下者必曰某
衙門某標下某營以此立幟卽該營將領材官見
其所命名自然動於心榮於色而敢於恣肆舉一
鎮文武官吏孰不事上而使下投鼠之忌受厄之
心自不能免況鎮將乎是不得不聽烏鼠之爲驕
也卽督撫見其名稱亦不得親信而獨厚之矣

薊鎮各營俱以地方立爲營名近今私稱如三屯
必曰三屯某營密雲則曰密雲某營似可以戢耳
目之聽聞然每於文移內猶曰某標下是今禁其
弊而不清其源曾不幾時計當復弊矣又照撫院
雖裁兵馬稱標下字眼尙皆如故未經議處如昔
年浙江杭州獨設重兵開口稱軍門親丁隸於水
利道總兵不惟不得操練凡入省之時各該官軍
絕不見面將領尙欲以客禮待之如對敵先敗輒
曰我軍門兵也欲參其官則有忌欲戮其軍則不
聽其所由來者漸矣合無將薊鎮各標下革去某

衙門標下字樣如三屯則曰三屯左營三屯右營
三屯奇兵營三屯輜重營漢庄車前營深陽車後
營惟旗鼓等項屬中軍司之者乃曰標下不足則
補之逾額則裁之裁之而著實遵奉將總兵參罰
之舊巡撫標下俱駐劄遵化縣則曰遵化左營遵
化車前營遵化輜重營如密雲則稱密雲左營密
雲右營密雲輜重營又求之薊鎮並無振武地方
振武營當只稱密雲車前營石匣營則稱石匣軍
後營又伏查軍門奇兵營習戰者一部稱密雲奇
兵營其旗鼓俱屬中軍方許以標下稱之蓋軍門

駐劄密雲總兵駐劄三屯言稱密雲則軍門標下
不言可知稱三屯則總兵標下不言可知其建昌
馬兵則稱建昌左營車兵則稱建昌車後營是名
之而實未嘗不在也但使人稍減所恃而已其有
補於軍務機宜非淺鮮矣

計軍營一

一戰車分爲中後二大營

中營用輕車四營每營二百五十六輛共一千
二十四輛運糧小車一千輛

後營用大車三營每營一百四十四輛三營共

四百三十二輛運糧小車五百輛

以上大概如此臨時車之多寡營之大小隨兵力輕重不出此數而已

計兵卒二

一前鋒營南北軍兵一萬蓋全鎮只有衝鋒十營每營軍兵二千一百餘并雜流家丁通以二千五百計臨時疾病逃亡大約必不出此之上各營選鋒共可得七千南兵三千共一萬則極盡一鎮之選矣必不能多加一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

大礮并火藥騾軍二千名

以上共軍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

一中大營車馬營各四枝共車兵一萬二千名
不足者補之馬兵一萬名南兵三千名幫運戰
車班軍六千名總兵下中營二千名馱神器騾
軍三百六十名馱拒馬騾軍四百三十二名又
馱大礮并火藥騾軍三千名小車軍四千名牛
軍一千名

以上共軍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名

一後大營車馬營各三枝共車兵九千名不足

者補之馬兵八千名幫運戰車班軍九千名軍
門標下二千名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拒
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大礮火藥騾軍三
千名小車軍二千名牛軍五百名
以上共三萬四千九十四名

計馬騾牛三

一前鋒大營該正馬七千匹馱馬七千匹南兵
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
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礮
并火藥騾三千頭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九十四匹頭

一中營正馬一萬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
給馱馬二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
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三百六十頭馱拒馬
騾四百三十二頭又馱大礮并火藥騾三千頭
小車騾一千頭牛一千五百隻總兵標下馬二
千匹

以上共馬騾二萬二百九十二匹頭牛一千五
百隻

一後營正馬七千五百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

共該給馱馬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礮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五百隻小車騾五百頭軍門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通共馬騾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匹頭牛五百隻

計餉食四

一前中後三營共軍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名每日每人給米一升每日該米九百七十四石八斗計半月共該米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石除

馬軍并軍門本鎮標兵共二萬八千五百名各有馱馬應自備煤炒一斗五升可足十五日之用外

車步南北軍兵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名每日每人該米一升每日該米六百八十九石八斗計半月該米一萬三百四十七石

一前中後三營共馬騾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匹頭除草隨地取用外每日每馬給豆二升每日該一千九十九石六斗計半月共該豆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四石

萬曆十一年癸未家嚴五十六歲

春二月調廣東鎮守都督南粵諸軍事

自家嚴之理薊事也於茲越十有六年矣其訓士
若李臨淮運籌若張文成定謀若裴晉國決勝若
岳武穆審機若狄梁公嚴部伍若程不識課屯田
若趙營平築垣壘若蒙內史繫安危若郭汾陽敦
詩說禮若卻中帥雅歌投壺若祭征虜文武爲憲
若尹吉甫砥柱中流若長沙尉鞠躬盡瘁若武鄉
侯其善士退讓如信陵之折節其整軍禁侵掠如
樂毅之律師其經國保民如方叔之壯猷其幕府

市租如牧之爲士卒費其善用浙人如頗之用趙其節制法令如亞夫之軍細柳其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如衛霍之不尙首功其籌算方略指授機畫則探無間操無形而隨機酬應變化無端若莊生之談要眇其定紀律教技擊挾營壘分布水陸纖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署章程立威信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其刺見寇隱出鬼入神若季主君平之前知其議兵議餉則定羣策舉全力以奉薊門而務以守爲萬全其籌國籌邊則出奇畫運神工以遞修薊業卒以天險

而臂神京護陵寢卽深秋匹馬而無敢緣崖以窺
犯其練守練戰則盡心盡力任勞任怨生聚教養
者十有五年而漁陽千里盡爲金湯其任使則有
偏裨材官智能膽勇不一莫不精神流注意氣貫
徹而同寅協恭矢分猷念以相從士卒則有成募
主客南北不一莫不有勇知方樂爲用命而同心
同德惟願裹革以自効營伍則有車步騎標選輜
不一莫不紀律森嚴旌旗整肅於是闔關戰陣而
出奇應變如循環之無端器械則有弓矢戈矛干
盾銃石不一莫不長短相衛擊刺互用於是夾隊

而進而止齊分台恢恢乎遊刃而有餘臺垣則有
關塞衝緩險阻遠近不一莫不樓堞相望烽火相
聯從而陳師鞠旅總千山立而金湯爲之永固行
師則有分數刑名攻擊批擣追襲遮擊不一莫不
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從而因利制權懸權而動而
制勝爲之無敵運籌則有九標十二路民俗夷情
利弊不一莫不區畫詳明經略宏遠從而綜裁萬
變謀斷相資而設備爲之盡善迄今閩粵浙直之
間橫海樓船之師雄於海上漁陽上谷臺堡之卒
推爲軍鋒遼左數建戰援之功紫荆諸關井井有

備皆練士之成效與伐敵之餘烈也而且文武協
衷推轂更弦於是軍政畢張羣力畢効版築畢堅
而諸所征繕軍未嘗告勞官不知所費靡不畢爲
永圖必經理有餘術也而且臥鼓灌烽邊草歲綠
百穀時登尺土寸壤皆成膏沃因而黍稷蔽野牛
羊塞川必撫綏有餘力也而且商旅日通市廛日
盛生息日蕃禮樂弦歌日作菁莪棫櫟日振謏累
租稅日儲以佐軍興而未嘗告匱必德惠有餘愛
也旣而闢三屯之營城則因濠爲湖導谿而資灌
溉蓄鱗而贖饑羞映堤蔭以桃柳冠湖署以亭微

而歲時士女婆娑頻闌樓臺憩沐荷亭縉紳縫掖
投壺行觴綵鷁簫鼓而遊問賦饒歌而雜銅鞮客
有自江南來者亦忘其非江南也此皆修邊乘陣
之暇得以樂享乎太平誠軍旅之盛事而福在國
家矣然勞而病肺五旬不能寢猶篝燈治軍書不
輟有謂圖少休者則曰將本死官也幸旦夕未死
將垣千里之隙而使一矢之不穿也將橋百道之
川而使匹馬之莫渡也將革三衛之心而使幕南
之無庭也將慰九邊之情而使閭左之不戍也又
將貽文獻於後世而使來者之有徵斯一念殉國

之誠而戮力乎封疆之任矣居無何會江陵相沒側目者有煩言波及家嚴而西裨將起記室荷家嚴加膝之愛者乃陰布蜚語覲圖自代於是量移左廣閩鎮父老詣闕請畱當國不允遂罷市遮道擁泣攀轅追送出境者不絕居有頃虜入黑谷言官請召還薊邊人方曰共祈諧所願而無柰彼當國必不遂所請父老乃立像於景山之祠勒石尸祝之未幾而所種魚蛤亡薊苻芻桃李喪華若枯於士女之淚而天實微示其不果還矣

夏四月還里

家嚴歸里放舟蓬萊閣下尋南粵之行因賦云三
十年來續舊遊山川無語自悠悠滄波浩蕩浮輕
舸紫石峻嶒出畫樓日月不知雙鬢改乾坤尙許
此身留從今復起鄉關夢一片雲飛天際頭將行
別親友賦云五嶺迢遙秋望遲白頭今復動離思
兒童遮道看傳節朋舊臨歧爲舉卮仰面還驚歸
鳥下捫心詎遂片雲移東門尙有瓜田在重語園
丁好護持

是月癸丑子興國生

秋七月赴粵東在途中有移鎮廣東述有渡梅嶺諸

作

述云四十年來汗血間征鞍重度穆陵關如今南
北多良將何日天王爲賜環 再渡長江旅夢牽
歌聲子夜逐秋舩人間苦海波猶沸天上春風祇
自偏 倏報南天未息氛樓船飛鷁渡江濱帆頭
應掛故鄉月隴外不知何處雲 度梅嶺云溪流
百折遶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間身入玉門猶是夢
復從天末出梅關 北去南來已白頭逢人莫話
舊時愁空餘庾嶺關前月猶照漁陽塞外秋 仰
看夾壁起層雲一綫青天五嶺分共訝皇恩偏海

嶠嶺頭十月氣氤氲

萬曆十二年甲申家嚴五十七歲

春正月在廣省觀迎春有賦尋上引告疏

時方候命會南粵當路疏其威望請重節鉞而畱
鎮焉其引告前疏亦下不准告於是部署章程百
粵五嶺皆律以軍政而時爲之簡閱矣

附錄觀迎春詩云三農東作喜開先簫鼓聲聞此
地偏薄海共逢文化日殊方初頌武功年豔看羅
綺千門集笑擁魚龍百戲傳萬里陽和雖有腳總
應不到二毛邊

夏五月端陽未邀藩臬諸司觀龍舟有作

參差飛鷁集中流振地歡聲競楚舟
憲紀高懸明法象海氛常淨見訃籌
江潭獨抱孤臣節身世何須漁父謀
一片丹忠風浪裏心懷擊楫敢忘憂

萬曆十三年乙酉家嚴五十八歲

春二月復上引退疏

竊考廣鎮水陸兵四萬餘歲費約四十萬金其寇患除海外通孽夷寇眾寡不可預測惟山賊無常然後來亦未有驟集至數千者若隨起而隨撲之大約得入穀之兵三四千足矣夫何事權盡歸有

司凡他日勘事與平時揭帖盡出其手卽補一兵
必有司召發造一器械亦有司估造將官明知不
堪莫敢誰何而總哨之缺亦有司選定監司發補
甚而操練教令一切章程將領全不干涉惟征戰
則督之前驅未見寇面而雌黃已隨其後矣權旣
歸海防將領威令不行卽總兵與營伍亦若無統
攝者然經年無一文檄之行而總兵文移亦不到
有司間有不得不行者輒拒而不納每經兵逃百
名以外方許補缺且今日革火兵明日革雜流無
非利其餉耳若操演與查覈器械將領稍一從事

卽加以要索之名必誣捏得行而後已至於劫掠之寇無日無之咸匿不以聞稍一稽之煩言叢集而官司舉不悅焉水陸將領有兵一二千者有三四千者總兵居省會亦止標兵二千而已雖先後軍門有章程申飭漫不之理蓋明知其弊而亦佯置之不問家嚴抵任後理粵事如薊遼首編標兵整飭營伍而軍旅僅爲具形器械率多朽鈍頗大費更張久之亦漸開紀律而似可觀矣欲俟標兵事竣方及水寨而後巡行水陸次第爲之整撙未踰年而病作乃休憩小金山復上引退疏得旨准

願功者不替第歷年愈邈行且恩怨兩忘何能
復知其詳耶近傳三朝平壤錄卽浙功亦不悉
而閩則更略焉其聞述之不詳概可知矣他若
大政紀昭代典則以及兩朝憲章錄嘉隆聞見
紀等書纔附見一二云耳不肖輩懼滋久而湮
沒乃搜所存遺稿編輯成書俾傳海內共見之
則先少保經國苦心昭然如指掌矣夫委身無
二固臣子之忠盟而旌美不渝尤國家之定例
獨其拮据一生劬勦三十餘載卒與循資敘遷
者曾無少異而易名之典猶自闕如卽邇來翁

宗伯董吏部彭給諫咸露章題奏竟束之高閣
嗟嗟時乎時乎有不可言與不敢言者而又有
不得不言者報國蠹淹蠖屈株守一經不能振
揚前烈亦曷能叩帝闥而上達焉謹摭其勛勩
籌畫以爲海內告若先少保之人品行誼與夫
孜孜爲國之孤忠蹇蹇匪躬之大節則汪司馬
太函集中業已悉其梗概而今且廣其傳矣眇
乎小子夫復何贊不肖男報國薰沐謹跋
不肖興國生也晚甫五歲而孤焉卽家嚴之音
容亦不能悉識矣況回祿之變起自西室稿牘

外幽夢那知白日殘別酒聞歌還障袂除書拭目
聽彈冠人間薏苡容身易天漢風波把舵難宿
五羊驛詩云細雨鳴鳩石路遲蒼茫水樹其依依
好山可惜雲藏半古砌空閑客到稀別炬自應投
照乘踏春何用問漁磯停橈不少迷津者獨幸風
波一息機舟行有感詩云孤帆遠浦暮雲低海
祲遙連望眼迷滴盡春愁三月雨呌殘鄉夢五更
鷄喜看赤日經黃道卻愛青山轉碧溪此際黃冠
應底事天恩曾許謁夷齊謝參知陳少參梁聯
檣爲送盡境始別詩云東泛江流逆更在憲旌千

里送歸航百年義重看雲外匝月情同去水長楚
粵天分傷把袂舟車地迴動離觴應知意氣凌今
古便到蓬萊亦未央道遠情勞客散時雙旌何
事又相遲珠江共楫凌江返宦海同緣別海悲勝
境相攜傷去住聯舟唱和惜分離驢駒歌罷家何
處直藉高風到嶠夷入梅嶺詩云五嶺山頭月
半灣照人今古去來還青袍芒屨途中味白簡朱
纓天上班烟水情多鷗意愜長林風靜鳥聲閒依
稀已覺黃梁熟卻把梅關當玉關

冬十月始歸蓬萊還居故里諸親友迎於郊圻喜相

慰之

家嚴謂諸親友曰今國家太平北虜款塞南交來
庭安所事武臣哉余可歸故里矣登州故有海市
多仙人侶余將時棲息蓬萊閣上冀有安期羨門
相與逍遙物外以樂太平之盛時諸子侍側因語
曰吾自束髮從戎間關百戰幸有尺寸功得以珥
貂紆玉位師保至貴盛矣然往往擯於已氏嘆喑
出生死齟齬萬狀乃今功成身退得保首領於
壩下此其以善息矣爾小子其克承之

萬曆十四年丙戌家嚴五十九歲

夏六月結夏山中賦詩寄都塞上諸知己

六月園林意自涼紛紛開落任時芳
莫招仙子層霄遠且傍佳人舞袖狂
鷗鷺沙頭原有侶鸛鸞天上自成行
宰官若問山中況日日清風薜荔床
九曲河流返漢槎蓬萊原有野人家
堪傷地僻虛談塵總是山高障落霞
花發舊林春自足醉來清夜月偏賒
尙知造化猶憐拙孤嶼仍畱篆鳥沙
冬十月立家廟以祀蒸嘗延師教子纂
修案牘捐助修蓬萊閣

萬曆十五年丁亥家嚴六十歲

春三月游覽山川賦東海奇松刻石紀之

蓬萊畔奇爾松蒼鱗鬣身虬龍風雨時時吟不
歇炎天淒切寒無冬問之何代誰植此精神命脉
羌如彼初不避山林原不競朝市久隨冷淡綠靜
任盈虛理壽已千齡外恍然一瞬裏松有聞塵翳
兩耳具紛紜松有見轉眼榮瘁亦堪歎松若有心
情能忘利與名人非松松非人古來那具千年身
龍爭共虎鬪轉盼卽成陳松兮人兮柰爾何搖筆
且放奇松歌

秋七月孝思祠成奉安諸祖考妣神主於內以時饗

之

祝文云嗚呼渺孫不肖仰賴列祖考妣積隲二百
餘禩施而不有幸延今日者伏念我祖從高皇帝
迅掃胡元混一區宇再造中夏功勲載於誥命藏
之內府從征雲南戰沒以功授登州衛世襲僉指
揮使司事始祖妣少年誦柏舟黃冠享百歲壽教
子成名卽爲我五世祖復以王事蚤歿於官高祖
學問淵深英氣蓋世乃艱於嗣納劉媛生我曾祖
獨搏一虎虎中矢死惜二十七齡而歿未究厥施
我祖以布衣短折祖妣習女誠諸文字守節訓子

有共姜孟母之賢凡爲我祖若宗藏之冥冥中者
如累絲如蓄流然世世增益無已迨至我考以孝
廉著聲以清忠報國率一旅守孤城禦劉寇數十
萬而所積益宏益厚則爲山九仞爲井及泉而復
不自享官僅昭勇始未用祖宗之百一又自益之
於天且千百倍矣安能不得乎天哉事詳孝廉將
軍傳亡弟青衿雖由渺孫起家才實足以自進不
數年已躋大將兄第同朝並領鎮符時人榮之渺
孫蚤年服官賜冠自奮部署六郡良家備胡稍習
北鄙利弊歲癸丑以夷警擢督備倭山東起積隊

於故里間譽大彰至今猶昭昭鄉評間歲乙卯遷
浙惟時東南泰階久平武備盡弛倭復善爲奪憎
術且殊鉅戰遂莫不以南產脆弱非倭敵不可教
甚至執經傳語以堅眾心乃違眾排紛呈議督撫
冀以身家甘之歲丁巳幸有舟山之役三折肱始
得其殼三易其人始成遂著紀効新書俾共習之
自茲以後皆用練兵以馘倭方罷徵兵調餉而倭
遂避浙而浙乃安再役江西寇殲歲壬戌閩倭日
熾草竊乘亂四起閩土殆岌岌復率所部材官練
卒往自壬戌迄丁卯山海戡平大定而昔日徵調

轉運之浙卻爲東南諸省之怙恃矣於是東南諸省俱徵義烏兵而自直隸以至閩廣川貴及腹裏一時大將偏裨下至部曲多練兵中頭目今茲保障數省悉其力矣丁卯秋東西虜分犯塞石州陷之昌黎幾破渺孫奉召同總督譚公入京計邊事乃著論請兵辯上邊事得失陳啟虜槩歷數自治之策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虜於是不支而後心服膽裂可一勞永佚從此虜畏我兵不可犯將士信吾令知虜首易馘然後惟皇上所欲爲遂出爲總理節制三鎮大將而駸駸頡頏於總督亦戎

臣近所無之寵位也緣薊以近京畿故重於舉指而將吏有窟議事多掣肘卽制府亦爲人言倦矣渺孫力肩其任謂以世業身家圖効如泛北海當求濟涉身家亦無恤矣乃創練南兵疏建臺堞於凡牆檣器具分合應援風火號令會計賞罰鼓舞威惠多方破格正名握算不可枚舉致有飛語上達宸聽數演斛氏之危乃著練兵實紀哨守邊關等條約以便將士習法至於事神事人與夫舉指之詳縷諸務之雜沓安危之倚伏鋒鏑之利害而爭者忌者異者怪者之齟齬不敢一一數且不能

言其狀夫四十年汗血豈敢於頃刻恭對之間久
瀆如在之雲輶邪追意浙閩薊門每有舉措發言
盈庭不獨阻其事仍欲族而後已危機日有之乃
置不顧復請所募兵戍邊而朝議其非者半率皆
以爲南北異宜時渺孫在薊則督過以百種比渺
孫去薊則養之如故而不以厚譴馭之益優而不
以偏議更欲增之似非南兵不可守而不以逐議
抑何齟齬若是也殆經識有限而未之思乎薊後
練至八載將士實無二心而有死心登壇則大將
之威儀卓有可觀其車營十二精甲十萬可聯營

數十里指呼如一人之牧羊羣絜長度短至無隙漏方期一戰以報主恩在其時矣乃計出塞或援遼以試狀上政府不至之虞竟亦不犯薊徒有封拜之具無可措手之會督過者目爲權黨紛起而欲中之渺孫南矣歲癸未鎮粵粵狀有不忍形於言語問者正爲部署章程因創交錯復取紀効新書讐校梓於軍幕中及所撰止止堂集等書亦得刪拔其四五非徙之南胡可得乎是知無往非君恩無往非祖宗忠義感格於天地間也甲申引退疏奉旨賜歸聽用是聖明獨鑒孤臣眷未衰也以

歲乙酉冬始生還故里遊子三十年行間先後南北水陸大小百餘戰未嘗遭一刼誠倭首殆萬計覆之水火者以數萬計土賊平者殆十餘萬返我俘擄無能數計凡兵臨妄殺被擄動人一物者皆立誅之救一生命賞金五錢不樂戰勝而樂俘歸未敢費先世之積也部曲起家爲大將者十人內圍王者五人副總參遊而下無慮百計得衛所世官者數百計東南數省離任後爲尸祀廟宇者不可數計離薊塞今復四禩而起宏宇崇祀者亦比比惟官仍祖職不曾冒士卒一級功臨壘不敢計

利害而惟因事積陰騰賊貲悉聽士伍取之不相
聞雖用祖宗之積已多未能爲之益亦未敢爲祖
宗累也又安敢不以三十年實歷聞於祖宗之前
乎所幸先後以績進至今官贈及四代回首視之
或臨鋒鏑或逢水火或督我愆或忤當權或爲掛
籍或蹈嫌疑實數濱於死地而邀天幸以全其生
也茲得骨骸以歸苟完名節此豈不肖渺孫之所
能自必也皆以祖宗積德深厚上峻於天下及於
泉故大獲適逢於渺孫之躬耳然置諸禍而福之
置諸危而安之將萬死僅一生天殆爲祖宗全墳

墓爲考妣佑渺孫也且不肖渺孫先乏子乃出奇
計苦心萬狀今有五子一姪率承烝嘗非祖宗考
妣之積胡可得也渺孫拜離墳墓自嘉靖乙卯歷
馳南北歸於萬_國癸未計二十餘載松楸莫掃時
祀弗展渺孫之罪可勝討哉茲於本宅東偏建宗
祠一所周計入室中甍稍高前南數武爲望雲樓
前疊石爲山臺各曰見隴左右各厠以廊廡始作
於丙戌年冬十月迄丁亥秋七月今已落成矣謹
擇秋望奉安諸祖考妣神主入祠凡我子孫咸以
歲時陳俎豆而永奉烝嘗於茲祠焉第以歲久畫

像剝落櫝字魯魚倫次莫辨乃懲前誤特補上列祖之別號與列妣之私稱俾不再誤於後人也嗚呼廟貌尊嚴奧室深闕綴絃輝煌丹堊炳賁獻享以時誠可以致祖宗之靈來享來涖凡我子孫保之勿替孰非君恩矢心天地

冬十二月家嚴考終於正寢

是年居里寄興山水間忽於是冬商確京移趨堂兄受職會朝議欲起之疏方上而蜡之前一日病作漏二鼓始入內家人以後事請一無所語鷄三號遂安然體逝而終矣其夕天鼓三鳴而蒼頭夢

天人服王服至闕前叩闕邀請而去云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二月不肖祚國入都門請卹典
得詔准祭二壇加祭一壇照例造葬

祭文曰皇帝遣官致祭於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戚某曰惟爾夙諳韜鈴
載揚斧鉞崎嶇經乎百戰名重三朝智略邁於萬
人勲垂奕世南海殲倭築鯨鯢於京觀北門防虜
壯虎豹於燕關報主懷襄革之忠馭下多挾纊之
惠予方推轂爾適乞體胡遽淪亡可勝痛悼特優
寵恤爰報武功靈爽若存洪休攸服

又掩葬文曰惟爾著功南北載績鼎彝謀猷係國家之休戚夷夏馳聲節槩爲朝野之具瞻軍民載德天胡不憇折朕股肱嘉乃懋勲拊髀頒祭優加造葬用妥英靈漠漠昭歆明禋特享

附跋語

先少保初違世時諸孤輩藐焉穉齡不肖報國年始髫髻既冠讀父書於手澤中窺其遺烈而散佚者又復強半追惟先少保功烜旗常名垂天壤口碑嘖嘖在人其在北則臺垣爲百世之伐可目擊而顯見而浙閩之功積歲旣遠雖尸祝

回衛調理以候起用遂東歸因賦別粵中諸公時
承參知海山陳公少參木灣梁公臧舟爲送自五
羊至凌江聯櫓千里盡境而別亦今昔所希觀者
附錄在告暫憩小金山詩云六十行年夢更夢幸
存骸骨乞重瞳風塵久矣迷真覺苦海何緣悟性
空前世有心仍野寺故吾不復識鍾公遐方但願
無烽火烟柳年年繫去驄 諸公盡是濟川才吾
臥蓬蒿亦快哉聞說伏杉生百粵常看飛棟斲三
台報君未老驅羸骨聽笛先聞吹落梅但願五雲
扶日月相逢到處好銜杯 年來嶺海偃旌旗瘦

骨何妨萬里移雲擁三城多瑞靄夢回孤枕愧支
離登高漸喜瞻天近抱病翻思去國遲粵路嶮巖
君莫問天街更有路多歧戢羽樊籠四十年水
濱亦有白鷗天君恩自是優功狗世事渾如看紙
鷄戀客青山隨處有向人明月爲誰憐杖藜徙倚
蕉窗下幾度從容檢內篇別粵中諸公詩云萬
里歸心繫別船高情直與九霄聯望迷北斗知天
遠水盡南陲見地偏帆逐晚雲隨去住鷗浮春雨
任聯翩聖朝不薄庾關外新拜元戎已出燕瘴
海氛多曉亦寒維舟更識主恩寬放懷到處青山

先燼興國不惟無見知抑且無聞知也時庚申
春月因謁司理孫太宗師念及家嚴深懷飛將
軍不封之感更言倭勦猶間觀之野史而邊勦
惜不多概見然倭勦乃橫草熟釜之功邊勦乃
曲突徙薪之業若千二百座之樓堞二千里之
塞垣抵今五十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伊誰力
也試思未有樓堞之先虜且闖騎入漁陽而爲
跼矣又且萬眾長驅突古北薄幽都而犯關矣
請觀今時之日然耶否耶是曲徙之功其謀也
遠其慮也深則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追

惟家嚴之志原欲練兵出塞外揚成祖之烈以
遺天下數百年之安乃廟堂聚訟議論不一假
詞於神宗沖齡而中寢其大略於是罷四鎮總
理之御專一隅安攘之寄從而創修樓垣以成
一鎮之金湯噫使廟廊無掣肘家嚴盡展其雄
才則更有以斥威九夷三韓當無今日之厄也
興國旣揖司理而退乃述語諸兄伯兄因出耆
編未結之稿並搜燼餘彙而成帙凡葺有六月
而就乃家嚴之在閩也每陣先眾首登幾厄者
二十有七在薊也足竭窮荒心竭智慮無一樓

垣非親自持籌而步算無一戈櫓非親自檢點而試驗者也時鎮事繁劇雖途次旅邸晝夜亦不撤批覽乘輿中巧設機燈馳驅無異晏坐每及皇華楮牘且塞輿而襄肩矣卒以食少事繁勞神太甚致消渴之恙以終遡自十六齡而出仕勤勞王家四十餘年歸里及歲臘席未暖而遽然永逝矣嗚呼非所謂鞠躬盡瘁而爲國忘身者乎以家嚴負天下之才抱匡扶之略不惟無殊封且多羈壘卒以歷忠三朝而竟無一級之蔭於是歎兵爲道家之所忌也功高未之或

戚少保年譜卷十二

賞也武帥未之或先也乃兵法不授於子孫特以清白傳家而訓以儒行子孫服訓惟謹斂避退藏亦絕口不敢言兵事今興國謏劣不材卒困公車終不能奮家聲以丕承先志竊類景升之子雖抱璞守拙必不安以景升子已也聊附翼諸兄纘家嚴往事之跡誌什一於不朽云稿錄初就剗刷無資幸遘大將軍沈老公祖俯念先勩有代鐫之盛雅得母天之不忘遺勲而垂憫忠憤於沒世也歟季男興國沐手謹跋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終